

## 绪论 汉字学习与生态环境

学习问题一直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尤其是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知识经济初见端倪、国力竞争日趋激烈、信息交流日渐频繁、快捷的今天，如何才能让儿童尽早尽快地掌握那些对他们终生有用的东西，储备可供他们不断发展的势能，更是社会各界瞩目的热门话题之一。

### 提出汉字学习与生态环境问题的缘由

就学习而言，语文学习应该是一个人最先涉及，而且带有基础性质的学习。娃娃降生，要上的第一门功课那就是学习语言。年龄渐长，上学了，便要识字、写字、读书、作文……就是工作了，读书、看报、写信函也是不能少的。即便是在日常生活之中，看看商品广告、读读商品说明书总是经常遇到的事。因此有人曾经断言：一个人的生存和发展一刻也离不开语文，它是一个人从自然人步入社会人必备的“通行证”，是一个人的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的最重要的基本素养。事实证明，基础愈是雄厚，向上发展的潜力和冲力愈是强大。这就是语文学习为什么被人们特别看重的原因之一。其实，关注母语教育，关注汉语言文字的学习，决不单纯是为了生计，更深层的思考是，母语教学，汉字学习对一个人，乃至整个民族的生存、发展以及凝聚力都具有非常特殊的作用。即便是在世界科技、经济趋向一体化的今天，它依然保持着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基础功能。也可能正是由于语文学习与人的关系太密切了，太重要了，再加上我们的语文教学至今还不是那么令人满意，还存

在着效率不高和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所以更加引人注目。1997年末由《北京文学》刊出的三篇文章而引爆的那一场关于语文教育的大讨论，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社会的方方面面对当今语文教育的忧虑，以及对加快语文教育改革的呼唤与期盼。

语文学习的任务是什么呢？最主要的无非是这样两条：首先是要学会使用语文这个重要的交际工具。即学会听话、学会说自己要说的话 继而学会认字、写字、看书和作文 也就是掌握书面语言。其次 是要在以上所说的实践过程中接受民族文化的熏陶 发展人的认知能力、思维能力 从而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 即学做一个能够适应未来社会发展所需要的高素质的人。以上这两个方面紧密联系，是辩证的统一。

如果单就掌握交际工具而言，一个人要学会说话 学会使用口头语言与别人进行一般性的交际，并不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发育正常的孩子出生才几个月，一不进课堂 二不查字典 三不念语法 只是听 只是跟着大人模仿 不用很久就能牙牙学语。事实已经证明 3~4 岁的孩子就能轻而易举地表达自己想说的话了，有时说出来的话竟让大人吃惊。但是要他们学会认字、写字、阅读、作文就远没有那么简单了。全世界各国，不论是学习那一种书面语言 大概都要经过四到六年专门机构 主要是学校 的严格而有效的训练才能大体过关。为什么掌握书面语言要比掌握口头语言困难呢？最直接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书面语言的把握必须跨越识字这道关口。所以 我们谈论语文学习 尤其是论及华夏子孙是如何把握书面语言的，自然要涉及学习汉字的问题。

其实，学习汉字绝不仅仅是为了掌握书面语言这一交际工具，最终是要促进人的发展与提高。翻开人类的进化发展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民族的发展总是与它的民族语言所产生的作用紧密地连接在一起的，同时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看到人类进化与发展是在主体与客体相互运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实现的。19 世

纪 英国人达尔文从宏观的角度提出了“物竞天择 适者生存”的观点，强调了客观环境对生物的选择和进化的影响。20 世纪末 人类发现了携带遗传信息的基因——DNA 让人们更加清醒地意识到：信息的传递乃是人类进化和发展的条件之一。所以从微观层次上看 人类之所以能够不断地进化、发展 信息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现代分子生物学》指出 信号传导是维系外部刺激与细胞反应的桥梁。而“信号传导之所以能引起细胞功能的改变 主要是由于信号最后活化了某些蛋白分子 使之发生了构型变化 从而直接作用于靶位点，打开或关闭了某些基因”（朱玉贤和李毅编著的《现代分子生物学》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7 年版 第 315 和 13 页）。最近，国外的科学家又提出了后天环境可以改变人类遗传基因的观点和见解。2001 年《自然》杂志第一期刊登了心理学家 Henry Plotkin 的文章——《敏因的力量》。该文认为：人类“成功的声音——口头语言的基础——逐渐引导基因创造出这样的大脑，此脑不仅仅大，而且特别长于模仿特别的发音。结果就产生了非凡的人类语言能力，这种能力是由敏因的竞争和敏因——基因的协同进化共同铸就的”。对上述观点 尽管还有不同的看法 但无人否认，人类的进化与发展确实是在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完成的。而这种相互作用 既包括了物质、能量的相互交换 也包括以语言为主体的信息的相互交换。

另外 人类对信息的渴求 不但是人的生物本性 也是其社会本性的必然需求。荀子说过：“人力不若牛 走不若马 而牛马为用 何也 曰：人能群 彼不能群也。”马克思明确指出：“人是最名副其实的社会动物 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 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他还说：“只有在集体中 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 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 第 87 和 82 页）。这些论述表明：社会性乃是人类最为本质的特征，一个人的生存与发展是不可能脱离他所处的社会环

境的 而信息交流则是维系人类社会性不可或缺的链条 运用信息进行交际是人类发展的协动力 是人类沟通的桥梁 是一个人成长的重要阶梯。

任何一个人的知识结构都不可能是尽善尽美的，都会存在着有待弥补和完善的空位 没有信息的引进、交流 知识的更新和思维的开拓就是一句空话。如果说昔日的足不出户、目不窥园者尚可成才 那么在信息激增 其势如潮的今天 没有广泛的、更加快捷的信息交流的渠道和本领，要想成为大才几乎不大可能。虽然信息交流的方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 但谁能否认 语言仍然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传递与运载信息的工具。所以掌握、使用文字这个交际的本领 就能为人类在更大范围内进行跨时空、跨地域的信息交换与记述那段历史 存留成功的经验或失败的教训 至少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是这样) 拓展了更加广阔的空间。

基于以上所说的原因 作为汉民族的后代子孙 认识汉字 继而学会阅读和使用汉语言文字进行写作，也就成了他们参与更大范围信息交际，并从中发展和提高自己所必须的本领之一了。令人高兴的是 我们的母语——汉语以及物化了的符号——汉字本身就有担此重任的特殊功能。朱德熙先生曾说过：“汉字最大的优点是能够通古今、通四方。古今字音差别很大 但由于字义的变化比较小 而且两千年来汉字字形相当稳定 没有太多的变化 所以先秦两汉的古书今天一般人还能部分看懂。如果古书是用拼音文字写的 现代人就根本无法理解了。有些方言语音差别很大 彼此不能交谈 可是写成汉字 就能互相了解 汉字的这个特点对于文化的延续和继承 对于说不同方言的人之间交际和理解 具有重要意义”(参见《汉字问题学术讨论会文集》 语文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4 页) 今天 随着计算机录入、处理、输出汉字的实现 人们已经拥有了在互联网上进行信息交流的物质基础。因此让孩子们尽早认识和把握一部分汉字更加具有战略意义。

我们提出汉字学习依据生态环境这个理念，是基于任何语言的习得总离不开产生和使用这种语言的环境，离不开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自然和社会环境。我们称之为“生态环境”。生态的本义是指生物的生理特性和生活习性。我们从教育的角度去理解，生态也可以指人的生存发展状态。这种状态是依据人所赖以生活、成长的环境。孩子在出生前是依托着母体这个特殊的环境来孕育，出生后就是在家庭、学校、社会、自然的环境中成长。它是人的生存、发展的重要条件，对人的发展产生着直接的影响。因此，我们对生态环境可以作这样的阐释：它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空间，是自然的也是社会的，是天然的也可以是人为的。就教育而言，一切的教育都是依托着生态环境来进行的，良好的环境就可能造成良好的教育，产生良好的教育效果。我们教育工作者要从为孩子们的成长来认识生态环境，创设生态环境，利用生态环境。就语言学习来说，孩子出生成长的环境就是他们的母语生态环境。他们听大人说话，听妈妈讲故事，以至听广播、看电视、读画报……在母语环境中耳濡目染，学会说话，学会认字，逐步掌握使用语言这个重要的工具。汉字是汉民族的文化瑰宝，认读汉字的最佳途径就是要充分重视，尽力创设学习汉字的生态环境，让孩子们在充满乐趣的汉字环境中生动活泼主动地认识汉字。

## 在生态环境中学习汉字的基本原理

回顾曾经走过的路，对识字问题的研究，我们确实下过一番功夫，也确实取得了一些成效。目前在语文界，较有影响的识字法就有几十种之多。这些识字法有一定道理，也取得了一定效果。中医典籍《黄帝内经》有云：“智者察同，愚者求异；智者有余，愚者不足。”那么，在众多识字法的背后，是否还有尚未发现或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的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呢？“万变不离其宗”的“宗”又是什

么呢 如果用哲学的观点来看,“宗”就在汉字自身的特点和儿童识字规律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辩证统一之中。存在决定意识 因此探究儿童学习与把握汉字的规律,首先就要关注汉字的客观存在 也就是说 要了解汉字的由来、发展 以及现在的存在方式 其次是要弄清楚儿童识字的机理和规律,明确回答儿童之所以能够识字的原因。如果把这两个方面的问题都弄得比较地清楚了,我们就有可能找到科学、有效的认读汉字的办法 达到学习汉字的最终目的。

### 一、汉字是汉民族与其生态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

先来说说汉字本身吧!从宏观的角度来看,汉字的发端、演变、应用、延续……实质上都是汉民族这个主体在他赖以生存、进化的生态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我们这里所说的生态环境,主要是指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 能够接触、感受到的客观事物。首先应当肯定 汉字是由以汉族为主的中华民族在其生态环境中 通过主体的相关活动创造出来的。这里所说的相关活动,既有精神领域的认识活动 也有物质领域的实践活动 而汉字呢 既是中华民族认识活动的结晶,又是中华民族实践活动的物质形式。说白了 它是中华民族进行认识与实践活动的结果。其次 我们还应当看到:由中华民族自己创造出来的文字又能反过来作用于自身和所处的客观环境。所以抓到了汉字与生态环境的辩证关系,也就抓到了汉字教育的“根” 就能透过千变万化的现象 能动地发现“万变不离其宗”的“宗”。

从微观的角度来看,汉字的特性还在于它特殊的外在形式。它以图像为基本形态 实现了字形和字义的统一 并以“形人心通”的基本渠道来完成意义的传递。另外,它还以形与声配合以及单音节为基础的方式 保证了汉字能够适应、满足汉语言词汇不断增长的需要 发挥着超方言、超时代的独特作用 传承着文明古国一代代绵延不息的文化。应该自豪地说 汉字是中国人创造的 是其

智慧的结晶。也正因为汉字是以描摹实际事物的图像并配合声音为基础发展起来的记录汉语的符号系统 所以 解决尽早尽快识记汉字问题的出发点 就应当建立在汉字与实际事物 以及人的认识和实践的相互联系这一基点之上。

有人说 知道它的过去 就可以了解它的现在 了解它的现在 就可以预测它的未来。这里，就让我们从汉字的由来和发展谈起吧！

大家知道，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使用人数最多的文字之一。关于它的起源 众说纷纭 如起源于结绳说、起源于契刻说、起源于河图洛书说、起源于八卦说 等等 虽然说法各异 有的还带有神话色彩 但人们无不承认 文字是反映当时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镜子”。文字的产生是人们为了生存和发展的需要 为了克服有声语言在传递信息时受时空限制的弊端 为了寻找有效的记事、记物方法，受客观环境中诸多事物的启迪而创造出来的。东汉的文字学家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曾指出：“黄帝之史仓颉 见鸟兽知文理之可相别异也 初造书契。”他说：“仰观象于天 俯则观法于地 视鸟兽之文于地之宜。近取诸身 远取之物。”显然 许慎在这里所说的天、地、鸟、兽指的是客观存在的事物 象、法、文、宜是指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与理解。而“取”呢 则是指主体对来自客体信息的利用与加工 即是人把自己观察、理解到的成果“符号化”的过程。故而有不少学者认为，语言符号是表述人对对象认识的工具 是客观对象“移植”到人们的思维领域之后降生的“承担物”和“替代物”。一句话 汉字是中华民族为了在他们所处的生态环境中繁衍生息、不断发展的必然产物。

汉字的造字法 影响最大的恐怕就要算是“六书”了。古人对“六书”的界定说法不一。其中以许慎的解释最具代表性 他曾指出：“周礼八岁入小学 保氏教国子以六书，一曰指事 指事者 视而可识 察而见意 上下是也 二曰象形 象形者 画成其物 随体诘

诂 日月是也 三曰形声 形声者 以事为名 取譬相成 江河是也；四曰会意 会意者 比类合谊 以见指 扌 武信是也 五曰转注 转注者 建类一首 同意相授 考老是也 六曰假借 假借者 本无其字 依声托事 令长是也。他的意思是说 指事字的字形很简单，一看就能识 比如‘上’和‘下’就是这类字 象形 就是把客观物体的形状画下来，形状不同，必须用不同的线条去勾勒它，如“日”和“月”就属于这一类字 所谓形声 就是找一个与事物名称的读音相同的字标明字音，再根据事物的属性分类找一个字比并于该字的旁边而组成的一个新字；会意，就是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字类比，把联结在一起字的意思综合 从而构成新字的字义 关于转注的解释非常含混 后人的解释也莫衷一是 至于假借 也就是本来没有专用字 借一个读音相同的字来寄托 这种以不造字为造字 借用已有的同音字来记新词的方法就叫‘假借’。

应当指出的是 由于条件所限 古代的学者 包括许慎在内并没有亲眼见到过甲骨文 所以他们对‘六书’的界定 只是‘分析汉字造字方法而归纳出来的六种条例’(见《辞海》)只是对汉字字形规则的一种见解 不可能完全准确。根据《辞海》上的说法“象形”是“描摹实物形状的造字法”；指事“是‘用象征性的符号来表示意义的造字法’而‘会意’就是‘利用已有的字 依据事理加以组合，表示一个新的意义的造字法’至于‘形声’那则是‘意符和声符并用的造字法’至于‘转注’与‘假借’现在一般认为 它们并不是造字法 而是用字法。

在汉字学派中还有一种‘摹声说’认为文字的定名是通过人对外界事物的声音的模仿而创造出来的。如果把字音的缘起皆归结于摹声 这未免有以偏概全之嫌 但确实有一部分汉字的读音来源于人们对外界事物所发出的声音的模仿而定名。所以我们认为 汉字实际上是以象形为基础 辅以声音 按照‘同’与‘变异’的相似规律不断衍生出来的以达到表意目的的符号系统。

非但造字是按照‘同’与‘变异’的规律发展而来的，就连字体的演变也同样遵循这样一条规律。从汉字形体的演变史来看，它大致经历了三个不同阶段，第一阶段是以甲骨文和早期金文为代表的图画文字，第二阶段是以小篆为代表的线条文字，第三阶段是以隶书和楷书以及简化楷书为代表的笔画文字。如果就汉字演化的顺序而言，它走的是一条先形象而后抽象的路。

综上所述，不管是汉字的产生，还是汉字形体的演变，其实都是我们这个民族为了生存和发展与其生态环境相互运动、相互作用之下，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之上，通过不断变异的结果。生态环境是汉字产生、发展、演化的土壤，是汉字发生、发展的物质基础。

## 二、识字能力的形成是人与生态环境互动的结果

以上我们用了不小的篇幅说了文字的起源和发展与生态环境的辩证统一关系。目的是要说明这样一点：汉字天生就与我们这个民族所处的生态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下面，重点说说儿童之所以能够识字的原理。

谈到儿童识字能力，有调查表明，学龄前的儿童虽然没有经过专门的识字教育，但只要拥有相宜的条件与环境，他们皆可在不经意中认识一定数量的汉字。刚刚入学的一年级新生，事前他们并没有直接接触过一年级的语文课本，但要他们认读一年级语文课本最后的‘生字表’时，大约有 40% 以上的生字他们是认识的，较为突出的班级，平均认读率竟在 70% 以上，一字不识的只是某些班级的极少数。这一调查说明：儿童的识字能力实际上是以口语为基础，伴随着他们对身边事物的认识而得到启蒙的。如儿童多次接触他的妈妈，多次得到妈妈的呵护，多次听到‘ma ma’这个声音，如果能够在妈妈的胸前又佩带了一个写有‘妈妈’的标志，久而久之，他们的头脑中就会逐渐建构一个由图像、声音、语义、符号整合而成的认知模块。日后，即便是妈妈不在眼前，只要听到“ma ma”这个声音，他们头脑中就会浮现妈妈的图像，只要看到“妈妈”

这两个字 他们便能够迅速地认读。所以我们认为 儿童识字能力的形成需要有两个前提条件和四个要素的支撑。这两个前提包括着一定的口语能力和对那些能与文字相匹配的、具体事物的认知经验 四个构成要素则包括着声音、图像、语义和符号。这也就是说 只要儿童拥有了两个前提条件 并有了能将这四个要素紧密地结为一体的外部环境 他们对文字的认识就会变得轻松、愉快。

道理何在呢？这得从人是怎样整合来自外部信息的过程说起。《神经解剖学》告诉我们 人的听觉也好 视觉也罢 都是由来自外部的、不同波长和频率的声音或光刺激作用于人的感觉器官，并由连接感觉器官的神经系统传入大脑，再由大脑做出识别和判断以后所做出的反应。以声音刺激的神经传导为例，当有意义的声音传入人体内部 听觉冲动要经蜗神经才能传抵蜗神经核 这段神经束路是比较简单的。但是由蜗神经核至听觉皮质的传导路径是相当复杂的 听觉冲动要经过多次中继和反复交叉后 才能传至丘脑和皮质的中枢。听觉通路上重要中继核团有上橄榄核簇、外侧丘系核、下丘及内侧膝状体。它们不是单纯的中继站 同时也对声音信息不同特征（比如音频和声源定位等）负有特殊的作用。此外 它们也是听觉信息与其他类别信息 如视觉等 的汇通中枢和某些听觉反射中枢。各核团也都接受更高中枢的下行影响（参见张培林主编：《神经解剖学》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98 年版 第 233 页）这也就是说 当声音转化成听觉冲动进入神经系统时 首先要在‘听觉通路上的重要中继核团’与视觉信息或其他的信息进行初步的整合 然后再传至‘丘脑和皮质的中枢’与头脑中已有的经验进行第二次整合，并返回下行系统。也就在这样一种由下而顶，再由顶而下多次反馈中，来自方方面面的信息就会得到有机的重组，从而形成一个能与外来的信息相似匹配的相似块。天长日久，由于人不断地接受这样的信息刺激，神经和大脑就会在一系列复杂的运动过程中形成与这一声音刺激相似的‘快速反应通道’。还

应当指出的是 经过整合并贮存在头脑中的相似块 已经包括了图像、声音、语义和符号以及与此有关的信息。如果在以后的学习或生活中 能再次看到‘妈妈’这两个字时 视觉器官就会把外来的视觉冲动迅速转换为人体内的神经冲动，从而迅速地唤醒在头脑中已经贮存下来的相似块 比如关于妈妈的图像、语义、声音 甚至是妈妈的神态、情感等 并通过相似激活、相似选择、相似重组、相似匹配、相似创造的过程 完成对‘妈妈’这两个字的自动认读。这就是人为什么能识字的基本原理。如今，3~4 岁的儿童驾驭口头语言的能力已经相当强了。他们对周围存在的许多事物，不但能直接叫出它的名字 认识它的图像 而且能够对它的语义有一个初步的理解 惟一缺少的是与已经认识的具体事物名字、图像、语义相对应的文字符号。只要我们能创造一个能将以上三者与文字符号紧密联系的识字环境 他们就会像学习口头语言一样 较为轻松地认识一批汉字。

以上 我们从两个方面阐述了这样的观点：儿童认识汉字的能力是儿童自身与生态环境长期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一个发育正常的儿童之所以能够识字，是在适宜的生态环境与一定的条件下，通过自身参与的学习实践活动而逐渐形成的。利用、优化、创设学习汉字的生态环境 就能够让儿童在不经意之中认读一批汉字 提前拿到步入阅读的通行证。

## 在生态环境中学习汉字的操作要点

已故的著名科学家高士其先生认为：“创造和发明并不是目的，只有普及和应用才是目的。任何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思维方法，它的产生还不等于它的成功。”基于这样的理念 我们很有必要对生态环境下汉字学习的具体操作问题做进一步的探讨。

## 一、关于儿童识字困难与障碍的分析

需要和可能还不等于问题的解决，我们必须对儿童在认识汉字时可能遇到的困难和障碍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

首先从人类的进化水平来看，人们把握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的能力和水平是有着明显差异的。翻开人类的进化发展史，口头语言的出现最少也有十几万年了。这就是说，人类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 已经将把握口头语言的能力内化为“基因”悄无声息地遗传给他们的后代了。大量的事实证明：只要有相宜的环境与条件，3~4 岁的孩子就能轻松自如地说与语言环境惊人相似的话。正如美国著名的语言学家 N·姆斯基所惊叹的那样：“人的思维特性使得一个孩子能够习得一种复杂的和具有高度表达力的人类语言。”但要小孩子学会书面语言 能够认字、读书、写作 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别的且不说，世界上最为古老的文字诞生至今也不过是几千年。这也就是说，人们由识字开始的对书面语言的把握能力目前还没有进化到掌握口头语言的水平。不具备特殊的前提条件 不付出特殊的努力 没有科学的方法 要想实现主观的良好愿望那是不现实的。近年来 脑科学的研究已经发现：一个人的语言能力有相当一部分是由先天决定的。首先，人脑中的语言功能主要关键区在左半球 而左、右脑半球相应解剖结构的不对称性是先天的。其次 婴儿在出生时对声音的区分十分敏感 只是在习得了一种特定的语言后，才会部分地丧失这种敏感性。另外还有研究证明 4 岁前的儿童由于联系大脑左右半球的神经纤维束的发育还不健全 大脑两半球之间的信息交流的渠道是很不畅通的 所以还不能充分共享各自得到的信息。也正是因为儿童大脑的发育是分阶段的，因而学习口语靠听、靠模仿就能解决问题。一旦要识字 儿童除了要动用更多的感觉器官 比如视觉、听觉 去参与之外 还要将感觉器官捕捉到的信息在大脑的语言中枢进行整合 才能最后完成对文字符号的识别与理解。而这时由于儿童各个脑区

的神经联系还不是那么紧密 故而 认读文字能力的发展必然会比学习口语相对滞后和困难一些。当然 这一障碍的客观存在 既意味着困难，也孕育着开发儿童智力潜能的机遇。

关于儿童起步阶段遇到的障碍，还可以从儿童现在的汉字学习的生态环境来看。令人可喜的是：目前儿童能够接触和认识汉字的渠道确实较从前大为改善了。现在，即便是学龄前的儿童不仅可以通过各种读本接触汉字，众多的媒体都能为他们提供学习汉字的机会与空间。比如电视屏幕、写有文字的商品、琳琅满目的广告、各式各样标牌、宣传栏等 都是孩子们举目能见的识字天地。但如何更加精心用意地利用、优化、创设汉字学习的生态环境的问题，至今还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1974年有人以《现代汉语词典》(试用本)为据进行过统计。在记写现代汉语的 8685 个汉字中，有 2560 个汉字能够独立成词。这也就是说，有 26% 左右的汉字是能够与现实的事物直接挂钩的。其他的则是具有词素意义和音节作用，以及罕用或可不用的汉字。即便是在能与具体事物挂钩的汉字领域，由于儿童所处的生态环境和能够接触到的事物各不相同，所以科学地选择一批能与每一个儿童认识的事物挂钩的汉字也是一件很有难度的事。因此更加有意识利用、优化现行生态环境识字学习的资源 从而帮助儿童尽早地、顺利地逾越识字关 仍有许多工作要做。特别是对那些不知起于何时、出于何人之口、流传甚广 而且已经成为‘不容置疑法则’的说法，我们必须有一个科学的认识。

说法之一：小学生识字一定要先认识那些笔画较少的独体字，然后再去认识那些笔画较多的合体字吗？

对待这一说法 很多人认为 这就叫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真的是这样吗？其实不然。为什么呢？首先，这一说法关注的只是汉字本身 而忽略了对小学生认字规律的研究 其次 这一说法实质上是以理解字义和书写的难易去简单地推断识字的难易，颇有

“以偏概全”之嫌。科学的态度应该是既要见“物”更要见“人”既要符合汉字自身的特点，更要符合小学生的认字规律。语言学家朱德熙先生告诉我们：“要把认汉字、写汉字、用汉字三者区分开，不能混为一谈。三者之中，认最容易，写就比较难。例如繁体字‘龜’和‘能’特点鲜明，不难认，可是写起来就难多了。因为写的时候要求掌握全部细节，差一点儿也不行，而且还有笔顺问题。”（《汉字问题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语文出版社 1988 年版 第 14 页）

除了汉字的本身之外，识记汉字的难易更重要的是由于人的视觉的、特有的相似性所决定的。大家知道，汉字是以平面图的方式展现的，而人对平面图形的观察和识别却常常集中在图形的边框上。生理学家告诉我们：人的每一只眼睛的视网膜上大约有一亿三千万个光接收器，但观察时，只有 20% 的接收器用在图形中心的焦点上，其余的 80% 的接收器却用在了对图形外围的观察上。这也就是说，在二亿六千万个光接收器中，有二亿零八百万个光接收器用于外围视觉。（参阅托尼·巴赞著《快速阅读》 作家出版社 1999 年版 第 99 页）由此可见，小学生在识字时，关注的焦点并不全在字的内部结构，而主要取决于它外框的规整程度。一个字不管笔画多少，外框整齐、规范的就容易识记，若与之相反，识记起来则比较困难。有人曾用“胃”、“旧”、“品”、“巨”、“在”、“必”六个生字对幼儿园的孩子进行认读测试。同等条件下，平均识记率较高的是“胃”、“旧”、“品”、“巨”，其次是“在”字，而识记率最低的则是“必”字。其中的“胃”字虽然笔画较多，但由于它的外框相对规整一些，识记率依然很高，而“必”字虽然笔画较少，可由于它的边缘不够规整，识记的水平明显偏低。这一结果充分地印证了一个字不管它的笔画多少，外框是否规整，将是决定识记难易的重要标准之一的说法。

再从人的记忆的角度看，对一个复现字学生能不能再识，关键有两条：一是要看这个字是否能与学生经常“见面”，那些经常“见

面”并能引起孩子们注意的字 尽管笔画较多 他们也能够轻松地识记 反之 则较为困难 二是看孩子能否把这个字的声音、符号、图像、语义整合到一起 整合得好的 就容易记得 相反则效果不佳。正是这个原因 那些能与实物图像挂钩的汉字 即贴近学生的生活 与他们具有相似性的字 )不管笔画多少 也不管它是合体,还是独体,学生识记起来都会相对容易一些。而那些意思较为抽象的字(词)特别是虚词 学生则比较难以掌握。如“肯德基”三个字虽然笔画较为复杂,但由于城市的孩子们已经在生活中见到过,以至于不需要教也能认识。所以只要能为学生提供一个能把文字符号与实物图像紧密相连的外部环境,学生认识一部分汉字也不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

另外 从生理的角度来看 将书写的难易等同于识记的难易也不科学。神经心理学家对失语症患者的测试表明:汉字的读音发生障碍,一般不会影响对词义的理解 汉字的读音障碍,一般也不会影响书写 书写对读音并没有促进作用 读音对书写同样没有强化的功能 参阅《汉字问题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语文出版社 1988 年版 第 110 页 )由此可见 汉字使用的是“双重编码”以笔画的多少和是不是独体字来确定识字的先后,实际上是从书写是否便利的角度考虑的 而识字与写字偏偏又不同步 故而以“写”“识”自然有失于偏颇之处。关于这一点 其根本原因 是由大脑在生理上的相似性所决定的。翻开人脑的解剖图 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用于感觉和理解信息的中枢是在听觉联合皮层(主要是韦尼克区)而用于指挥头、眼和手运动的中枢却在 大脑额中回后部 即爱克斯纳区。而且这两个脑区并没有天然 的神经联系,必须靠后天的反复多次的刺激 才能逐渐地建构起来 所以 人的技能记忆必须经过千百次相似运动才能形成 而人的认知记忆 只需为数不多的重复即可以完成。从这个意义上说,过量的重复抄写并不能有效地促进认知记忆的固化。这里有一个实例,在人教社编写的小

学语文教材中有一篇课文——《惊弓之鸟》。文中‘更赢’的‘赢’字，学生当时也曾多遍认读，多遍抄写，但时过境迁，用不了多久，大部分学生照样不会默写，甚至是不能认读，何故？是因为在日后的学习中见面太少，更为主要的是这个字只有符号与声音，而语义、图像都缺，尽管下过一番功夫，但效果照样不佳。话到此处，认识与书写的差异已非常清楚，混为一谈，既不科学，也不实际。

说法之二：让儿童识字的时间越早，识字量越多越好吗？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识字教学领域盛行‘速成’的观点。持这种观点的同志认为：儿童开始识字的年龄越小越好。他们甚至断言，识字比学说话还要简单。只要能够大量识字，语文学习的任务即可大功告成。还有人说：使用了这种识字法，只要两年的时间，就能让 8~9 岁的孩子认识 5000 个左右的汉字。

早一点接触并识记一部分汉字的愿望是好的，一定年龄的儿童也确实存在着可以开发的潜能。但如果把开始识字的年龄提早到婴儿时期，而且一口咬定，不会说话就能学会认字，这不是幻想，也不是神话，那就有失于偏颇了。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先从儿童大脑发育的现实来看。脑科学的专家关于语言发育的研究已经证明：语言的获得显然需要学习，但这一过程有相当一部分是由先天决定的。首先，语言功能的主要代表区是在脑的左半球，左右脑半球的相应解剖结构的不对称性是先天的。其次，婴儿在出生时对声音的区分十分敏感，只是在习得了一种特定的语言后，才会部分地丧失这种敏感性。第三，在学习语言时存在着通用的规律性，不管是什么文化背景，孩子从牙牙学语到学会单词语，进而到有句法的双词语和复杂的造句，每个阶段的平均年龄都是相同的。此外，对语言的发育来说，都存在着关键期（从 2 岁至青春期），在青春期之后，习得新的语言的能力便急剧下降（参看杨雄里著：《脑科学的现代进展》，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9 年版，第 103 页）。还有研究证明：4 岁前的儿童由于

联系大脑左右半球的神经纤维束的发育还不健全(约需 10 年左右才能完成)大脑两半球之间的信息交流的渠道不很畅通 所以还不能充分共享各自得到的信息 杨雄里先生在《科学教育开题报告会》上的讲话)正是因为儿童大脑的发育是分阶段的,“婴儿在出生时对声音的区分十分敏感”所以口语学习靠听、靠模仿就能解决问题,所以婴幼儿的口语学习是可以和应该先行的。但需要注意的是在儿童早期的口语中 最常见的是名词。1 岁半到 3 岁儿童所能掌握的词汇,仅名词和动词就占了 70% 到 52% 之间 而其它词类 形容词、代词、副词 只能占 30% 到 20%。2 岁儿童的说话主要是单词句 大约占 70% 左右。3 岁半的儿童开始使用长度为 6~10 个词的句子 约占 20%)。4 岁的时候 许多儿童的口语中可能出现多个词的长句子 参看彭聃龄主编:《语言心理学》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 第 254 页)以上的统计向我们表明 正常的学龄前儿童的口语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至少在 4 岁前 语言发展的重点应该是口语 而不是识字。还要指出的是 儿童一旦要识字,情况就不同了。他们除了要动用更多的感觉器官(如视觉、听觉 去参与外 还要将这些感觉器官捕捉到的信息在大脑中进行整合 才能最后完成对文字的认识与理解。而在这个时候 儿童各个脑区的神经联系恰恰还不是那么紧密,认读文字能力的发展必然会比学习口语要相对滞后和困难一些。所以,将识字提前到口语尚未成熟的年龄 不顾儿童识字的“物质基础”仅凭良好的愿望去做事,就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了。

再谈识字量的问题。20 世纪的 80 年代 王还、常宝儒先生统计了当时报刊政论、科普读物、日常生活、文学作品、中小学语文课本等 181 万字的语料 共得出由 4574 个汉字组成的 31000 个不同的词条。按照每个汉字出现的频率编写了《现代汉语频率词典》。位于前 100 位的高频汉字的出现率,占所统计语料总量的 47.21%。换句话说,在统计的各种文章中,有近一半是用这 100